

书画装裱的纵深故事

□ 肖敏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故宫文物医院体验了书画装裱工序中的重要环节——托画心。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当时手中所持的是明代董其昌的《仿古山水册页》与清代画家余穉的《花鸟图册》。一时间，中国书画装裱引得大众关注。



董其昌《仿古山水册页》之仿惠崇山水

页（装订成册的小型画幅）、中堂（供古代堂屋悬挂使用的画）、横批（横长竖短的画幅）、条屏（上有天竿、下有轴头的竖挂的卷轴画或者装在镜框里的竖画，一般有二、四、六、八、十二条屏等）、镜心（又称镜片，用于装框小幅作品，是现在人们最普遍的使用方式）、扇面（打开的折扇或圆扇面形的画）、对联（左右两侧对应的竖条字画）等等。

装裱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书画的装裱最早可以从简册算起。简就是用竹、木加工成平面条状用于写字，册则是用绳子把简连缀成卷或者来回叠放成“册”。后来有了比竹木更为轻便的丝帛，这种装裱方法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手卷卷轴装和册页。

帛作为丝织品在中国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1973年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和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上缘都有竹条，两端有丝线以便悬挂，已近乎后世中堂形式。

帛在中国古代大致流行了七八百年，直到纸张发明并广泛使用。到了南北朝时期，装裱技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南朝的范晔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装裱专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古老书画作品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敦煌藏经洞中封存的经卷最早也是隋唐时代的，其装裱方式多以托背卷轴方式。这些都证明了“装背不佳”使得更为古老的书画难以长时间保存。

史载，南朝梁武帝把收藏到宫中书画重新整理装裱。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皇家书画装裱。到了隋代，隋炀帝把皇家收藏画作分为三个等级，用不同的装裱来区分。至唐代，官府中已设立装裱匠专职官方装裱。

正是由于装裱的成熟发展，自唐以后，保存下来的书画作品数量大大增加。

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成熟时期，宋代的皇家画院也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水平的高峰。书画装裱的成熟，促进了书画创作的繁荣。皇家不仅设立了为艺术服务的专门机构“文思院”，还为装裱人员安排官职“提举官”。一些著名的文人艺术家苏轼、米芾、王诜等都自己动手装裱。宋徽宗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要求精严的装裱格式，史称“宣和裱”。稍后，还对装裱的操作技术也做了规定，沿用至今的“蝴蝶装册页”和“横批”等装裱式样都是那时发明的。

南宋时期，书画分为代表皇家画院的院体画和代表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书画装裱也相应有了“宫廷装”与“民间装”，两者的装裱样

式、尺寸与用料均不同。元代后期专设了宫廷机构管理装裱书画。南宋皇室南迁，使得南方苏、杭一代装裱兴起。《装潢志》记载：“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这就是以精工细作为特色的“苏裱”。到清代康熙年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北京琉璃厂古玩、字画街区，出现了古朴庄重的“京裱”。“苏裱”“京裱”成为中国书画装裱南北两个主要流派。

现当代的书画装裱

现当代书画装裱有两位代表性人物。傅抱石在《裱画难》中推崇当代裱画大师南北“二刘”，“南”是刘定之，“北”是刘金涛。画家选择装裱师，实际就是选择自己作品创作的合作伙伴。

刘金涛有两件闻名的事迹。一是1942年，为帮助蒋兆和装裱九丈长的《流民图》，刘金涛借用了琉璃厂各家的门前场地，才得以完成。后来《流民图》被侵略者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刘金涛修复重裱。蒋兆和在历经沧桑后，专门为刘金涛画像以感谢纪念。另一件事是，被徐悲鸿视之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历经战乱和偷盗，这幅传承千年的旷世杰作已是破败不堪，其中最明显的是女性的脸都成黑色了。刘金涛妙手回春，居然把这张古画重新装裱得焕然一新。进入21世纪，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整理出徐悲鸿上千幅素描，八旬高龄的刘金涛又担任主持装裱。廖静文感慨说：徐先生的画必须让刘金涛裱才放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装裱的现代科技手段日渐丰富，普通群众对书画装裱的需求日益高涨。随中华文化发展而来的书画装裱，已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名片。

中国画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画种，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民族艺术传统，书画装裱在当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为了使中国画传统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美协和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文联等合作，创立了中国美协杭州中国书画双年展，近三届都是以中国画的装裱形式为主题，以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意义。该双年展艺术总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表示，之所以用中国画装裱形式来作为办展主题，就是为了“向传统接续生活，让传统活在今天”，强调对中国画传统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传承，这也是中国书画装裱方式的人文内涵所在。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艺术走笔

一生与时代同行，用笔墨展现时代和生活，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关山月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名字。

适逢关山月诞辰105周年，纪念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作为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关山月将“新国画”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扬。

“新国画”运动始于20世纪初，高剑父就是“新国画”最重要的倡导者。面对当时急剧变化的社会现状，高剑父选择了“为人生的艺术”，提出“新国画”应具备现实性、大众化、教育性等概念。如果说高剑父是新主张的提倡者，关山月就是这些理念的重要践行者。

“尺图每自胸中出，万里都经脚底行”。关山月是将西方写生概念付诸中国画实践的先行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原本已到澳门的关山月想为抗战尽一份力，冒险穿过封锁线回到内地，开启万里写生的征途。此时，写生之于传统中国画家，是放下固化套路，重返真实世界，去解读大自然、感受鲜活人生。

关山无限

□ 赖睿



绿色长城 关山月

关山月辗转于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7省区旅行写生，临摹敦煌壁画。岁月的磨砺，不仅奠定了关山月坚实的绘画造型基础和表现能力，也让他对高剑父倡导的“新国画”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关山月对艺术的社会价值和艺术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逐渐由认同变成自觉，成为他艺术生命的源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怀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关山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描绘新建设、反映新时期精神的创作中。1959年，关山月与傅抱石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巨作《江山如此多娇》，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这幅作品以新的视野和角度使中国山水画的境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审美高度，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山水画样式。

不管是《江山如此多娇》，还是《绿色长城》《俏不争春》，直到1998年，面对特大洪灾，晚年的关山月还创作了《根深叶茂沐洪涛》和《抗洪颂诗一首》，表现出他一以贯之的对祖国、对生活的赤诚之心。

变革是百年中国画的主旋律。在大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关山月始终秉承高剑父所倡导的“新国画”理念，发扬岭南画派不囿于门户、大胆兼容并蓄的精神，在继承中创新，创作了无数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的优秀作品。无疑，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画艺术不断追求新变的典范。

白俄罗斯景致

□ 杨子



冬日的一天 比鲁利亚

白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进入欧洲的门户之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白两国携手在文化领域展开广泛合作，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之间的往来尤为密切。适逢中国与白俄罗斯建交25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与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主办的“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典藏精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展览作品跨越19世纪至今，展出克拉姆斯科伊、列宾、希什金、列维坦、马科夫斯基、涅斯捷罗夫、库斯捷耶夫、谢罗夫等艺术家的作品57幅，包括人物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风俗画等门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串联起白俄罗斯美术发展的脉络。

俄罗斯艺术是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典藏精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白俄罗斯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罗斯艺术的影响。19世纪，许多白俄罗斯艺术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接受艺术培训。至20世纪，白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优秀的艺术家圈子。这些白俄罗斯艺术家不仅从事艺术创作，更是投身于艺术教学，培养出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馆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佐夫介绍，不管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的白俄罗斯艺术家，他们的创作都跟国家和人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目前白俄罗斯的艺术也受到全世界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和流派的影响。

这些作品，传递出白俄罗斯造型艺术独一无二的色调、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也体现了白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和独特性。



余穉《花鸟图册》之荷花

七分画，三分裱

俗话说：七分画，三分裱。书画装裱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画特殊的展示方式。因为中国画不经装裱是不能直接用以展示的。画作本身只是一个半成品，必须通过装裱才能把书画艺术完整展现出来。

中国第一部装裱专著《装潢志》中说：“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现代名家傅抱石曾发表《裱画难》一文说：“作为一件艺术品，除了画面的艺术水平决定在画家而外，装裱是最重要的一关。”足见书画装裱在整个书画艺术中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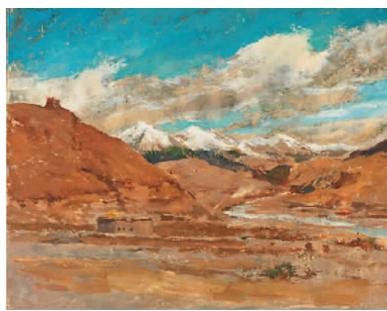
中国画以水墨为主，须使用渗水、晕化效果好的轻薄材料，宣纸和丝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笔墨不断选择的结果。这些画材都很轻薄，难以直接展示，若不装裱，除褶皱不美外，还可能出虫蛀霉污，受潮饼干，导致彻底毁坏。

装裱就是把创作好的字画通过加一或多层纸、绫绢等材料，进行加固、衬托、美化，所用材料都经过防霉、防蛀处理，目的是强化艺术品的文化属性和审美效果。装裱就是“提新扶旧”：对新作，起到平整、衬托、美化的作用；对旧画，起到修补、重生的作用。但事物总有两面性，装裱也有风险。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特别提醒道：“装潢非笔墨家事，而俗手每败坏笔墨，不可不慎。”

中国书画装裱的基本式样有几类：手卷（一般指卷起来可以横向展开的较长的画）、册

美在新时代

□ 赖睿



霍卢郊外 吴作人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作品犹如美术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星辰，璀璨夺目。

在“美在新时代——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上，200余件套近现代名家大师作品在眼前铺陈展开，犹如一幅宏丽的20世纪中国美术画卷。这些底蕴深厚

的创作，体现出正大、至刚、至中、至正的精神品质，表现了中国人亲近自然，赞美自然，发现美、创造美的精神。

两条脉络串联起这些作品。一条是从晚清赵之谦、何绍基开始，到民初海派任伯年、吴昌硕诸家承上启下，由齐白石、傅抱石、叶浅予、李可染等从传统中开拓出花鸟、山水、人物画新路。另一条是从徐悲鸿、林风眠、庞薰琹融合中西，油画、国画双管齐下，传承与引进相结合，开宗立派建构学术体系，到吴作人、吴冠中发扬各自风格，登上艺术高峰。群峰并峙，经典灿烂。

这些名家大师，由深层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激发出弘道精神，在时代主题发生转变、古今中西艺术融汇激荡的语境下直面现代性的挑战，从传统正脉和中体西用的实践创新中重新鼓荡起中国美术的堂堂气，振作起民族精神，为中国美术开掘了新道路。

展览旨在通过梳理百年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演变脉络，认识民族艺术如何穿越世纪，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激荡中顽强奋进，体现发生在此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变革、思潮的碰撞、生命理想的涌动以及由此释放出的美术创造活力。



背篓 庞薰琹